



那一月

2009-10-10 記者 童子蕙 文



我們一起等公車。(圖/童子蕙)

秘密榕樹園

剛上小學的時候，唯一不能適應的就是吃飯不能留剩菜，後來上美術課的時候我發現美術教室後面有一條小水溝，之後我都把中午吃不完的飯菜倒在這裡。有一天中午，同樣的時間我來到這裡，發現水溝旁原本關著的木門被打開了，裡面長滿了草，但可以看到一條小徑，好奇心驅使下，我走了進去，小路兩旁種了榕樹，學校裡原本就有許多榕樹，但這裡好像更多。走了大約兩分鐘，我看見一棵更大更高的榕樹，周圍有一小塊草地，草地上有一張公園常看到的長椅子，旁邊柵欄外有一排舊舊的房子，現在我的心情已經無法用言語形容了，我忍不住大叫一聲，啊----

草地旁的柵欄門突然被打開了，一個戴眼鏡高高的老先生拄著拐杖走出來，我瞪大眼睛問他說我以後還可以來嗎？他像沒聽懂我說什麼而沒回答我，之後我每天都來這裡玩順便倒菜。那個老先生就是種「榻榻米草菇」的人。

搭公車

國小三年級時我開始一個人搭公車上學。在這之前都是爸爸騎車載我去學校，突然有一天，媽媽跟我說從明天開始要學搭公車上學，因為爸爸會不在家一個月，後來我才知道爸爸是去越南出差。那天晚上我害怕的睡不著覺，甚至哭了出來，又怕被爸媽聽見，只敢小聲的哭，也不知道我是什麼時候睡著的，直到早上媽媽叫我起床。爸爸好像已經出門了，沒看到行李和鞋子，但是沒時間管爸爸，我心裡想的全都是要自己搭公車這件事，七點的時候，媽媽牽著我和妹妹從家裏出發到公車站，一路上我們都沒說話，冷颼颼的風吹在我臉上，終於我們停在站牌下，看見公車從遠遠的地方一步步靠近，我抓緊媽媽的手，不敢放開，一旦放開，我覺得我會被捲進公車的折疊門裡，公車還是在我們的面前停下，門打開了，發出嘎的一聲，媽媽要我先上車，我不肯，結果媽媽放開了我的手自己抱著妹妹上車，我嚇住了，直到聽見媽媽跟我說上車啊，我才恍然大悟，原來媽媽會陪我去學校啊！

之後我發現搭公車其實沒那麼可怕，而且我討厭同學一直說我是個膽小鬼，所以我決定不再讓媽媽陪我，我自己可以一個人去學校，之後媽媽都會陪我等公車，看我上車後她才回家。有一天，發生了一件事。

媒體歷屆廣告

推薦文章

- 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
- 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

- 關余膚色 我想說的事

總編輯的話 / 郭穎慈



本期共有十九篇稿件。頭題〈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〉 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貴勇敢出走，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啡廳的歷程和堅持。

本期頭題王 / 洪詩宸



嗨，我是詩宸。雖然個子很小，但是很好動，常常靜不下來。興趣是看各式各樣的小說，和拿著相機四處拍，四處旅行。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動，或值得紀念的人事。覺得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，每個快門的...

本期疾速王 / 吳建勳



大家好，我是吳建勳，淡水人，喜歡看電影、聽音樂跟拍照，嚮往無憂無慮的生活。

本期熱門排行



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
洪詩宸 / 人物



橙色的季節 唯美「柿」界
陳思寧 / 照片故事



老驥伏櫪 馬躍八方
許翔 / 人物



追本溯源 探究大地之聲
劉雨婕 / 人物



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
張婷芳 / 人物

那天早上因為媽媽有事所以只有我一個人等車，我無聊的哼著歌，然後對面來了一輛公車，等乘客都上車後，司機準備出發，這時我看見一隻白色的小狗衝進公車底下，活活地被車輪碾過，公車開走了，小狗死躺在馬路上，我想起了小白。

七歲的時候我第一次參加葬禮，是阿嬤的葬禮。阿嬤有養一隻狗叫小白，我跟小白並不親近，但我知道牠很乖，葬禮中牠也一直乖乖的，不吵也不叫，葬禮結束後，小白跟我們一起回家，我們家從沒養過狗，所以家裏多了新成員讓我有點緊張但也開心，然而隔天一早，我們發現小白走了，沒有人知道牠到哪裡去了，到處都找不到，那一陣子，為了找牠我每天都多繞幾圈路才回家，看到狗都會就近確認是不是小白，就這樣一天天過去，我覺得我再也見不到牠。

車一直從我眼前開過，沒有人關心那隻狗還活著嗎？小白會不會和牠一樣也被車撞了，我忍不住這樣想，這個念頭讓我跨出我的腳朝那隻受傷的狗前進，我聽見喇叭聲和叫罵聲，我愈走愈快，直到停在牠面前，我蹲下來仔細看著，牠比想像中來的瘦弱，毛髒髒的還黏著垃圾，前腳的骨頭刺穿皮肉，血肉模糊，我試著想把牠抱起來，但牠的血突然噴了出來，我嚇到了，臉和衣服都沾了血，我一動也不敢動，有警察跑到我身邊，想把我帶出車陣，我困難地開口向他求救。

警察叔叔把我帶進警察局，他打了通電話，之後又跑回馬路上，有個阿姨幫我擦臉上的血跡邊說等會媽媽就會來接我，我想自己走回家，但是我的腳動不了，過一會，媽媽出現在警察局。後來過了幾年，我媽才敢告訴我那隻狗是當場死亡。

我一直在想為什麼那隻狗要跑向公車。

小楊

我如往常坐公車上學，只是媽媽比平常還要囉唆。到了教室，小楊來到我桌旁。小楊是個怪女生，班上沒有同學和她來往，但小楊功課很強，所以除了要問功課的人會和她說話外，我沒看過她跟其他同學交談。三年級的時候全校大換班，那個時候我們分到同一班，從開學到現在，我還沒跟她說過話，聽其他同學說，小楊會自言自語，還會跟植物說話，所以大家才覺得她奇怪。現在她突然出現在我眼前，讓我有點不知所措。

「妳昨天為什麼沒來？」

她的語調平平的，說話方式有些冷淡，我感覺我像是一顆植物。

我不想說昨天發生的事，雖然想再跟她多說一些話，最後還是說沒什麼，嗯，沒什麼。但她下一句話讓我從椅子上跳起來。

「是嗎，你身上有狗...嗯...的味道。」

她的話遲疑了一下，到底她想真正想說的是什麼，小楊講完話就走了，我還在震驚之中沒機會問她，回過神後我問坐我隔壁的同學，還問了其他幾個人，他們都說我身上沒有什麼奇怪的味道，真是，太神奇了。

榻榻米草菇

發現榕樹園後，幾乎每天我都會到那裡，舊房子的住戶大多是老先生老太太，兩年來我已經認識他們所有人，其中最常和榻榻米老爺爺說話，因為他很像我阿公，他還養了一隻會說話的鸚鵡，聲音很像我阿嬤，最最特別的是他會用壞掉的榻榻米培養草菇，我一直想看看那是什麼味道，但又不敢叫爺爺送我一點，因為我怕他會沒東西吃，但今天我決定拿點心還有牛奶去跟他交換草菇，因為我也想讓小楊看看那個草菇，我覺得她一定會喜歡，還有想問爺爺昨天那隻小狗的事。中午，我到了那邊卻看到一個小女孩站在大榕樹下往上看，我走近看那個女孩，好像在哪裡

看過她的臉，反正不會討厭，我原本以為我會趕她走，結果我問她在看什麼，她看著樹許久之後才回答我。

「我想找牙齒。」

「牙齒？」

「姊姊的牙齒被我丟在樹上了，我想找回來。」

不知不覺我相信她說的話，不過我想找不到了吧，下了雨，跑回教室，還沒換到草菇。放學的時候還下著雨，因為沒帶傘，所以在學校逛了一圈等雨小一點才出校門，快走到站牌的時候，我看見小楊從遠處跑向我，她拿一張封死的紙條給我，叫我回家再看，馬上又跑回去，在她旁邊有個女孩，小楊牽起女孩，兩個人走進巷子裡，她旁邊的女孩好像是那個找牙齒小妹妹，原來他們是姊妹啊！怪異的姊妹。

我忘了那張紙條，等我想起時已經來不及了，小楊沒有再來過學校，我急忙找出那張紙條，可是紙條裡的字被雨水弄的模糊不清.....

隔天，爸爸回來了。

我對那一個月發生的事情記的特別清楚，因為我一直期待能再次重逢。



橙色的季節 唯美「柿」界

新竹九降風吹起陣陣柿香，一片澄黃映入眼簾，那既是辛苦的結晶，也既是甜美的滋味。

▲TOP